

Tai wan di qu

WEN XUE TOU SHI

台湾地区 文学透视

● 古继堂 黎湘萍 等著

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



Refreshing
Taste

XIN SHI JI WEN CONG

新世纪文丛

ISBN 7-5332-2216-5
Tel: 25332, 22165
Telex: 70126 ADBET CN

564719

● 新世纪文丛 ●



2 032 5879 5

台湾地区文学透视

● 古继堂 黎湘萍 等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文丛

台湾地区文学 透视

古继堂、黎湘萍 等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排版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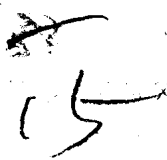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6.125印张 12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ISBN 7—5419—1946—2/I·77

定价：3.80 元



新世纪文丛序

当九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拼着八十年代最后一个严冬的寒意阔步走来的时候，我们筹划推出这套《新世纪文丛》，向更添新雨向人间的季节，献上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爱。

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订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充满开拓和创造精神的十年，也是积极改革、辛勤建设、深刻变动的十年。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上，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理论偏颇，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由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次，由于“对外开

放”，世界各地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观念、思维方法，大量被引进、试用、改造、重构，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整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综观十年文学，既造就了一批富有使命感、热爱祖国、勇于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家，又产生出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确成就巨大。从历史发展高度看，这一时期文学的进步和变化，带有“文革”及其以前的那些年不可比拟的性质，是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世纪”。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些重要领域重要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种进展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动因为何？它的历史过程怎样？有哪些经验（正面和反面的）可以总结？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怎样促使这种“革命性”的新因素沿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这是每一位真正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公民迫切关心的课题，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关注的重点。十本小书，有九本意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就作者而言，他们都努力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力图从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实中，着重探寻和发掘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符合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东西，那怕它还不很成熟，还有缺陷，还很嫩弱。他们以此学术行为，立足于建设，着眼于淘金。诚然，各书作者之间

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作者的某些观点编者也不尽赞同。这里，我们的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双百”方针，尊重学术个性，尊重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鼓励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我们希望这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正确的或带有偏颇的见解，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方位上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观点观察问题，我们特就台湾省当代文学增设一本《台湾地区文学透视》，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赞同。

自然，十年文学发展中也并非一片光明的“新世纪”，如同整个社会现实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甚至某些方面的腐败、倒退一样，也出现了思想、理论、创作以及作风上的种种混乱乃至倒退。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文学的衰渎和沾污。人们完全可以从梳理问题的高度，对十年文学中的消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中找出应有的教训，以警示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愿，在九十年代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能够获得比八十年代更为充足的阳光、雨露和滋养，让“新世纪”文学之花生长得更加旺盛，开放得更加火红、鲜艳，以更为昂然之生机，迎接2000年的到来！

1990. 春.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激荡的文学潮流

——台湾文艺思潮

辨析……（ 9 ）

第二章 在世界主义的陡坡上

——台湾现代小说的

· 表现艺术（ 21 ）

第三章 凡人时代的救赎之路

——台湾新文化

小说……（ 43 ）

第四章 发现世界中的另一半 世界

——台湾文学中的女性

意识……（ 79 ）

第五章 文明的红灯示警

——台湾“环保文学”

的发生与发展 (97)

第六章 鹿港·性·社会

工作者

——李昂的小说世界

…………… (115)

第七章 不敢为梦终成梦

——席慕蓉的艺术

魅力…… (141)

第八章 根脉相连血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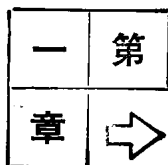
——海峡两岸“寻根文

学”比较 (161)



激荡的文学漩流

——台湾文艺思潮辨析



1949年以来的台湾地区文学，基本上表现为每十年一个时期的“竹节式”主潮更迭发展。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显得异常密切。文学思潮总是紧紧跟随在社会思潮之后，或对立，或合唱。

如果作一个粗略的划分，五十年代为反共文学年代，而五十年代台湾社会喧嚷在一片“反共抗俄”的声音中；六十年代为现代派文学的崛起年代，而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正处于狂热的西化之中；七十年代为文学的民族、乡土回归期，而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是民族意识和乡土意识的觉醒期；八十年代为文学的多元化时期，而八十年代台湾在取消“戒严法”，

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情况下，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活跃。如果文学的发展也象季节变化一样，春天将至，先有暖流和春潮，然后才有叶绿花开，那么文学思潮，便是文学春天的春潮。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出现，必定先有文学思潮为其扬旗开路。从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的台湾文学，是一片浩瀚的，极不平静的海面。大小论战和纷争，象大小风波和浪涛，布满台湾文学大海的各个角落和每一段发展进程。

一、现代派文学思潮

“反共”——台湾文学的冲击波

五十年代，台湾地区的文艺是为其当局“反攻复国”的政治策略服务的。那时，在“反共抗俄”和“反攻复国”的政治方针下，台湾提出了“战斗文艺”的口号，并通过政治、军事、文艺等多种渠道，大肆进行鼓吹和奖掖，一时，“战斗文艺”几乎成了台湾文坛掩盖和压倒一切的声音。这种文艺在“反攻复国”政治口号导引下，成了一种怀旧、复辟、倒退式的文艺妄想，在政治公式和政治教条的制约下，成了一种文艺的公式和教条。相当数量的作品，都象数学题一样，在一定的公式内推演和运算。其基本公式有以下两条：

1. 爱国知识青年误入共产党——受到打击迫害诬陷

——觉醒，现身说法进行揭露。

2. 日本、八路相勾结——打击国民党，破坏抗日——
制造荒原狼烟。

这种文艺，一方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把人们多姿多彩的性格，囚禁在一个僵死的思想模式之中；把本来丰富的社会生活，进行扭曲和倒错，纳入事先造好的文艺模子里。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反共八股”。这种文艺不仅和历史的脚步背道而驰，和文学的真实原则相背反，而且和青年人积极向上，富于幻想，喜好追求和探索的活泼天性格格不入。所以，几乎所有的青年人，包括台湾军、政界显赫人物的后代，均对它怀着否定和厌恶的态度。例如，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就说：“反共文学是没有力量的，不真实的。”^①就连军中作家朱西宁也说，那些“喊出来而非写出来的作品”，“常常是原则局限于手段，表达重于表现，使手段和表现流于呆板少变化而多欠灵活，艺术纯度率亦多趋低。”^②这种文艺象横在历史大道上的枯木，阻当着文学事业的发展，清除和取代它是历史之必然。

取代反共八股文学的是现代派。现代派文学取代反共八股文学，和一切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一样，充满矛盾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现代派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反潮流的

①《蓦然回首，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胡菊人白先勇谈话录》。

②《论反共文学》。

叛逆精神。台湾文评家渔父说：“不可否认，现代诗最初的出现，是具有反叛意义的。在现实上，现代诗所要反叛的是那种令人窒息的官式文艺八股，它代表着文学工作者的抗议精神。”^①现代派在台湾文坛出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诗，二是小说。现代派的诗，在台湾出现较早，三大现代派诗社，即：“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诞生于1954年至1956年之间。它们比较有代表性的纲领，是纪弦的《六大信条》，发表于1956年4月第14期的《现代诗》诗刊上。《六大信条》最核心的部分是第二条：“我们认为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和创作的实践。”尽管纪弦在倡导新诗现代派运动时，信誓旦旦地高呼着“领导新诗再革命，推动新诗现代化”的诱人口号，但他的六大信条却无误地宣告，他倡导的并不是什么新诗革命，而仅仅是彻底否定自己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移植别人的西化论相结合的“移植论”。

纪弦为什么口里高喊着“新诗再革命”的口号，而手里却握着“移植论”呢？回答是：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内在原因是：纪弦自持是大陆三十年代现代派的一员，从大陆去台湾的老诗人中，除了覃子豪，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和他相抗衡。台湾诗坛领袖的地位非他莫属。于是他急于要承接大陆时期现代派的余绪，在台湾发起一个现

① 《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试论唐文标》（台北《中国时报》1986.1.3）。

代派运动，组织一个以他为盟主的现代派新诗集团。但是，纪弦的失败就在于：其一，强烈的领袖欲使他过于急躁，在他们刚从大陆迁到台湾，混乱中没有任何思想和艺术积累的情况下就要人为地发起运动，组织流派，架设空中楼阁。其二，纪弦把新诗的现代派运动，完全看作是个人的行为的结果。他在《现代诗运动二十周年感言》一文中说：“现代派运动都是依照我的性格而行之，我要办诗刊我就办了，我要组织诗派我就组了，一旦我感到厌倦，我就把它停掉，把它解散掉，一切不为什么，完全是一个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外在原因是：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的产生，不仅需要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而且需要适合它生长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现代派文学是西方社会漫长而曲折的精神危机的产物，不仅有存在主义哲学为其哲学基础，而且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许多现代派文学大师，自身就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化泰斗。而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处于极度贫穷、混乱、落后和保守的状态，根本不具备生长现代派文学的条件。因此，五十年代中期的台湾新诗现代派运动，不是文学自身内部发展的产物，也不是时代呼唤的回应，而是带着强烈人为色彩的早产儿。所以，它只能是机械性的“移植”，而不能是创造性的文学革命。即使移植也是非常勉强的。由于缺乏它所需要的阳光、水分和土壤条件，经过移植的花朵很快就枯萎了。现代诗社和蓝星诗社及它们的诗刊，于六十年代初先后倒闭和停刊。

但是奇怪的是，当两大诗社、诗刊倒闭停刊后，唯一独撑局面的创世纪诗社，却调整阵容，改变方针，收罗两大诗社的余部，迅速迎来了现代派诗的中兴局面。而此时，以白先勇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运动，也蓬勃兴起，和迎来中兴之局的现代派诗，汇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派文学运动。如果说五年前纪弦倡导的新诗现代派运动是一个缺乏社会、经济、文化土壤和文学自身条件的早产儿，那么随着台湾经济的对外开放引来的经济起飞，由这种起飞初步完成的台湾社会由贫穷型的农业社会向富裕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以及在这转型期进行的文化环境的改善和文学自身的积累与西方文学大量的输入，就构成了现代派文学真正崛起的良好土壤和条件。

文学领域中一种文学取代另一种文学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既不能新瓶装旧酒，也不能老树接新枝。现代派登上台湾文坛之后，象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席卷了没有生命力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反共文学”。这种冲击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学的内容，从题材到人物，进行了一次革新。他们写爱情，写人性，写历史，与自身的感受等等。陈纪莹笔下的傻常顺儿、潘人木笔下的马兰、姜贵笔下的方祥干等反共人物形象，被白先勇笔下的钱夫人、王文兴笔下的范晔、欧阳子笔下的汪琪等没落、叛逆和充满自我矛盾的人物形象所取代。其二是文学形式的革新。表现方式由人的“外宇宙”向“内宇宙”转移。善于表现心理活动的意识流手法被充分运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对而言的，两者既是互相渗透，又是可以互相转化

的。内容中含有形式，形式中也纳有内容。就文学形式看，它是人们的意识长期积淀和概括的结果。文学的语言，文学的风格，文学的结构中均包含着丰富的思想积累，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相互渗透性，要求它们变革的同步性。台湾现代派文学反传统的内容，不可能装进旧传统的容器中。反传统的内容，只能用反陈规的形式来表现。台湾现代派女诗人罗英，是最勇敢，最敏锐，最彻底的诗歌形式的革新家。她的大脑象一个原子回旋加速器，原来的逻辑形式，语言结构，思维模式一进入她的脑子里，便被她那高速旋转的思维，纷纷地击成千千千万万个碎片，然后，再按照她独自的方式，进行奇妙的组合。她将诗的内容和形式溶合在一起，使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合二为一。当你分析她的诗的内容时，就是在分析她的诗的形式。反之，当你分析她的诗的形式时，也就是在分析她的诗的内容。洛夫在评价罗英的诗时说：“她的诗不但超越了现实的浮冰，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也突破了事物的定义和归类，把我与宇宙万物压缩在同一个平面上……把我们的现实世界打破，而后重新组合为一个新奇的神话世界，或卡通世界……”①现代派小说形式的革新家是王文兴。他的长篇小说《家变》，不仅整个作品构架采用时空交错，而且语言上为改变传统语法和词构，作了很大努力。尽管作者在追求语言的陌生原则和间隔效应时，艺术上还不到家，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无法与王赍和相比，但

①《向罗英的感觉世界探险》（《云的捕手》序）。